

# 從高山田調到歷史窺視——《成為真正的人》的寫作點滴

演講者：甘耀明（知名作家）  
主持人：陳惠齡（國立清華大學台文所教授）  
時間：12/16（六）9:50-12:10  
地點：清大人社院 A309  
側記：秦潔裔（清大台文所碩士生）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教師在職專班、  
王默人周安儀文學講座



本次課程邀請台灣文學知名小說家甘耀明先生蒞臨清大人社院演講，由台文所陳惠齡教授主持，講題為：「從高山田調到歷史窺視——《成為真正的人》的寫作點滴」。首先陳惠齡教授先為在座聽眾簡單介紹甘耀明先生的創作核心，她認為這部作品可以看見甘耀明對史料文獻的一個梳理，再加上實地的田野調查，所以在這裡邊組構了一個非常豐富的文本內外部的歷史世界，這是《成為真正的人》這本小說的一個基調。

接著甘耀明登場，他先是以輕鬆的姿態提到剛從美國回到台灣，在美國和李崇建於生命書寫工作坊的對談開啟了他生命中的另一個念想，這對他而言是一個滿有意思的旅行。回到今日的演講主題，甘耀明笑稱自己應該告別《成為真正的人》這一部小說了，因為已經完成了兩三年，今天的演說只是舊話重提。但他認為每一個寫作的人都是戲子，在離開台上的那刻，其實還是會有藕斷絲連的情感，而如今演講就是再重新進入文本的狀態。

首先，甘耀明請現場聽眾注意小說封面的附加標題minBunun，在布農族語裡，就是「人」的意思，青少年他自己有一個內在的成長歷程，並且貼合部落的文化，其實就是類似漢人的成年禮的意思。書本的封面色調是抑鬱的灰調，恰好對應了小說結局的悲劇色彩。

他接著說及故事的梗概，這是發生於1945年，一個布農族少年的故事。哈魯牧特在花蓮港市輸掉了棒球賽，而同伴海努南也死於戰爭，於是他不得不回到台中的布農部落。這時恰巧三叉山墜機事件發生在中央山脈，哈魯牧特決心前往高山去搜索參加任務，但是他心中對海努南的死亡，遲遲無法放下。

甘耀明說這是他第二次寫日治時期的故事，第一次則是《殺鬼》這部作品。主因是可以透過田野調查去了解日治時期的時代背景和氛圍。這個故事以原住民為主要人物，場景同樣落在花蓮港市，和前部作品《邦查女孩》一樣，甘耀明發現他所寫關於東部的小說，基本上已經超越了自己的出生地苗栗。

作家接著談到2004年初到嘉明湖的故事，並分享了有趣的登山經驗，諸如登山的不易、不確定性以及最後看到的美景等等。恰巧登山的教練說起了三叉山事件，引發他尋求這段1945年歷史「真相」的好奇心。這架在嘉明湖北方墜毀的美國飛機載著日本戰俘，以及上山救援的台灣人及原住民，死了二十幾個人，對他而言，這是具有故事張力的，張力則在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軍轟炸台灣，對台灣造成傷害，日本人殖民台灣，台灣人被迫跟日本人在同一個陣線，但是戰後台灣人卻上山救援日本人，這個戰前的恨在戰後應該如何解決？這一些想法在甘耀明的腦海裡不斷運轉，一直到2017年，他才開始動筆書寫《成為真正的人》，而這一切都源自於2004年聽到這個故事帶給他的刺點，使他想寫下來。

在書寫這部小說時，他做了大量的田調考察，對於三叉山空難事件有很深入的研究，也得到了飛機墜毀的可能原因。特別的是，他發現1945年這架美軍飛機原本是從橫濱要飛往菲律賓尼爾森機場，又怎麼會墜毀在台灣山區？他到現場探勘時也發現許多飛機的殘骸碎片。原來當年不幸碰到烏蘇拉颱風即將登陸台東，這架飛機就轉了另個路徑，然而領航員判斷轉彎位置錯誤，因此飛機順著颱風眼而下，導致飛機爆炸後墜落中央山脈的空難悲劇。

在2020年完成小說後，甘耀明再次登山，重返嘉明湖，此次是與作家朱和之還有布農族的沙力浪。有意思的是，他與朱和之剛好同時申請到國藝會的小說補助，且剛好都「撞山」，都計畫書寫關於三叉山事件的主題，因此兩人結伴登山。朱和之最近出了小說《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甘耀明大為推介此書他認為雖然是同樣的故事，但因為作者理解歷史有落差，所以兩個人的寫法不同，這是很有意思的創作現象。

另外，甘耀明也分享了當年霧鹿駐在所所長及相關人員的照片，他透過一些線索找到了駐在所所長的女兒池上，間接得知當年的歷史遺事，從中也瞭解到拉馬達·星星的經歷。當書本出版後，他也曾遠赴異國，把書放到罹難者之一，A.A詹姆士的墓碑前，此時甘耀明又帶出了詹姆士的作家兒子克萊夫獻給父親的一首詩：「不再浪擲生命，更不虛度，我的生命是你賦予，我的天命之咒如此有福氣。」克萊夫多次提到父親的死亡對其寫作的影響，但當時克萊夫才6歲，對父親並無太多的記憶，甘耀明推想應該是透過母親轉述父親的故事，縫合了兒子對父親的深厚情感。

此外，甘耀明也分享了另外一位罹難者，搜救員黎維錦的故事，他找到了其兩位兒子，黎文生與黎興生兄弟，深入了解他們失去父親，母親改嫁的悲傷。這段因緣，主要來自施添福教授曾載記三叉山事件歷史中其中一位罹難者即是黎維錦。經由聯繫、訪談，甘耀明得到黎文生允許，得以閱讀到黎父最後的文字：「自獵屋撤回吉木途中，來自月野的黎維錦，亦因力竭倒臥路旁，雙眼含淚，默默目送隊友蹣跚消失於林中小徑的盡頭。活存的隊員，於傍晚時陸續返抵吉木。」這些田調訪談資料，也順勢進入甘耀明的創作，小說中父子的感情也是他的書寫重點之一。在作家的好奇探索中，尤其關注當罹難者離開後，兒子和亡父，以及寡母之間的親情關係，究竟會演變為什麼樣的情況？這些在他的小說中都有深刻的演繹與呈現。



演講來到尾聲，陳惠齡教授為現場聽眾做出總結。她援用班雅明的說法，認為一個偉大的小說家本身就是一個最會說故事的人。至於說故事的材料，則有兩種，第一是來自域外的故事，收集眾人比較不熟悉的知識，第二則是在地性的故事，透過歷史積澱而傳承下來，屬於這塊土地的故事。甘耀明的作品則是涵蓋了這兩種故事的面向，並開啟了與讀者雙向道交流的視野。而今天甘耀明演講分享其登山的歷程，先是輕盈幽默，而後沉重幽暗，就像是他寫小說的風格，雖然是爆破、過動的、carnival嘉年華式，但就在這般喜樂的氛圍當中，卻又回歸了一種比較沉重、悲劇性的基調，令人動容。作家從登山田調去窺探歷史，挖掘了這些歷史中無名大眾的死亡，就好像辛波絲卡詩作所說的：「與死者密談」，藉由小說家的書寫與召喚，讓作家和讀者也有辦法和這些罹難死者密談。在小說中雖然有許多虛構性的情節、人物，但這些想像是具有指涉性和未來性的。透過這本小說漫射出來，讓陳教授最感動的是，小說完成之後，作者竟然又再次登山，回到書寫起點的復返軌跡，甚至拉出了更多小說之外的生命故事，確實是道出了遙遠的未來性。所以小說最可貴的地方是，可以找到歷史中那些斷裂和遺漏的部分，小說家就是在撿碎片，補足歷史，而這就是小說家了不起的地方。

這場精彩的演講，就在聽眾的掌聲及大合照中，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